

宋益乔



新月才子



来自『当局』的压迫

『胡圣潘仙』

闻一多与梁实秋

说不尽的徐志摩

新月社三女杰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不可忽视的『准新月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子 才 月 新

宋益乔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月才子/宋益乔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8

ISBN 7-80603-461-7

I. 新… II. 宋… III. 新月派-文学研究
IV. I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056 号

书 名 新月才子

著 者 宋益乔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总 编 室 (0531) 2060055—5420

发 行 部 (0531) 2052472 2906487 (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 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 253006)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1168 毫米)

5.75 印张 20 幅图 116 千字

印 数 1—4000

I S B N 7-80603-461-7/Z · 107

定 价 1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MAG 16/04

新月才子

新月社是中国文学史上

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其核

心人物徐志摩、胡适、闻一

多、梁实秋等无不才华横溢、

风流倜傥，他们大多有留学

英美的经历，尊重个性

自由，倡扬民主、人

权、公理、正义，是

他们共同的志趣。然

而这些人又都是具有

独立精神的，他们的性情、

气质迥异。本书通过大量的

细节描写，生动地再现了新

月社诸才子的精神风貌，同

时将新月社前后期的发展做

了系统的梳理。

责任编辑 / 段春娟



装帧设计 / 王芳

ISBN 7-80603-461-7



9 787806 034613 >

ISBN 7-80603-461-7

Z · 107 定价: 15.80 元

目录



新月初上——前期新月社	1
新月派与创造社派的一段“情”	23
新月派与泰戈尔	33
徐志摩的尴尬	45
“闲话之争”及其他	55
月照南天——新月社的中兴	67
梁实秋同鲁迅的论争	81
来自“当局”的压迫	91
“胡圣潘仙”	101
闻一多与梁实秋	109

目录



说不尽的徐志摩	125
新月社三女杰	139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153
不可忽视的“准新月派”	167
后记	177



新月初上——前期新月社

“新月”小考

新月社为何取“新月”为名？梁实秋先生的《忆〈新月〉》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确：“新月二字是套自印度泰戈尔的一部诗《新月集》，泰戈尔访华时，梁启超出面招待，由志摩任翻译，所以他对新月二字特感兴趣，后来就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像是俱乐部的性质，其中份子包括了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客与银行家。”这段话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另有一点也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在新月社自始至终的所有



活动中，诗人徐志摩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新月社的灵魂。

1923年，徐志摩自英伦留学归国回到北京，暂寓于西单牌楼石虎胡同7号的由梁启超先生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中，担任其中第二馆（外文馆）的英文秘书。石虎胡同7号后来便成了前期新月社最早的发祥地。在这里，徐志摩发起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每两周聚餐一次，既吟诗作画，也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所以开始干脆就叫做“聚餐会”。因那时徐志摩正陶醉于中国的传统戏曲，常习唱京、昆，因而又叫做“双星社”。正式定名为“新月社”，是在此后不久的事。常来参加这种“俱乐部”式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沈性仁、蹇季常这种纯粹文人，也有黄子美、丁文江等事业家、社会名流，还有林长民、张君勱式的“开明政客”。大名鼎鼎的徐志摩的业师梁启超与这个小团体也保持有密切的关系。团体的日常经营主持者是《晨报》的主要掌门人黄子美。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先生也为新月社的开张做出了贡献，是他和黄子美慷慨解囊，共同掏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当做团体的开办费。

以“俱乐部”为开端的新月社的活动，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徐志摩致新月社同人的一封信中记述其中的情景说，社里有自家“现成的设备”，“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看起来，确是热闹非凡，决非当时一般文学社团捉襟见肘的寒伧状况可比。对此，徐志摩的一首《石虎胡同七号》诗中也有极其动人的描写：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善笑的藤娘，
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
将棠姑抱搂，黄狗在篱边，守候熟睡的珀儿，它的小友，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先生，他曾出资协助早期新月社的创办。

图 1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但是,这种活神仙式的快乐与逍遥,决不是早期新月社活动的主要内容,更不是他们的全部。至少在徐志摩、胡适这些以文学艺术为主要追求目标的人那里,是别有怀抱和“棱角”的。说来难以置信,当时文名满天下的胡适、诗名震京城的徐志摩之所以创办新月社,目的不在于文艺创作,而是演戏。徐志摩信中对此说得很明白:“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

由徐志摩的这封信推断,他所致力戏剧事业进展得并不顺利。他们曾想排演剧作家丁西林先生创作的几个小戏,未能实现。惟一成功的,是乘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来华访问之机,演出了泰戈尔的一出爱情剧《齐德拉》。除此,便再无成绩可言。对此,徐志摩沉痛地自省道:“假如我们的设备只是书画琴棋外加茶酒,那我们新月社岂不变成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第一个就受不了!”是责人,也是自责。他还以西方一些著名文艺家为榜样大声向社友呼吁说:“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纸板剪的不成?”是励人,也是自励。

早期新月社同20年代中期名噪一时的现代评论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如今的学术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先生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说:“‘现代评论’实可看做‘新月社’的继续和发展。”主张现代评论派是由早期的新月社传钵。

胡凌芝先生的《徐志摩新评》则说有“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新月派的前身是现代评论派,主要人物除现代评论派原有的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外,又纠合了梁实秋、叶公超等辈。”在这个



说法里，承传关系被颠倒了过来，好像是现代评论派开山，新月社变成了继承者。胡适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早期的新月社比现代评论派早成立一年，而后来在上海重新展开活动的新月社的《新月》月刊创刊近一年，《现代评论》才创刊，因此，“说‘现代评论派’是‘新月派’的前身，不符历史事实”。

以上两种说法与历史真实或许都未尽符合，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早期的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确实有着一一种天然的不可拆剖的联系。这不光表现在他们之间在社会思想、文艺观念乃至立身处世之道上都有着非常近似之处，而且还表现在两者成员隶属关系的相互混同、密不可分上。比如，早期新月社的主要人物胡适、徐志摩、凌叔华等同时是《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反过来，被目为现代评论派代表人物的陈西滢等，在新月社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要说两者实为互为表里的二位一体，当不会多么有悖于历史真实。

现代评论派系由 1924 年 12 月 13 日创办于北京的《现代评论》而得名，主要成员有王世杰、唐有壬、陈西滢、徐志摩、胡适、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张奚若、李四光、丁西林等。这些人多数居住于北京的东吉祥胡同，所以又被戏称为“东吉祥胡同派”。他们多数人都有在英美留学的经历，构成了这一派人物深层的文化背景。他们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等方面的评论，于治学一途无所不窥，而中心旨趣则是倡扬科学、文明、公理、正义，在做人人世上他们不喜做过激之论，主张严肃、稳健、平和、中正、踏实、通达、宽容。或许正由于此，郭沫若对之甚为反感，说他们“太绅士气了一点”。在郁达夫 1924 年到北京后提议与这帮“美国回来的学者”们合作时，他与创造社其他成员们曾断然予以否定。

比之郭沫若，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反感要来得更强烈些，强烈到了仿佛誓不两立的决绝程度。他们倡扬公理与正义，他就讽刺他

们是“正人君子”。读一读《野草》中的一些篇章，敌对情态清晰若现：“他走进无物之阵……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种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大有以戈矛相见于战场之势，其中的怨愤也洞然可见。因此，鲁迅后来同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徐志摩乃至李四光、丁西林等之间最终爆发了一场恶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闻一多与“四子”等

对早期新月社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大概莫过于闻一多与“四子”等一班年青诗人的加盟了。他们或许都没有在组织上加入新月社，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看做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诗人。

他们加盟新月社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新月社增加了一批实力极强的生力军，壮大了阵容，使新月社成为不容小视、足以与早些时候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语丝社相颉颃的著名文学社团，而且更在于，从根本上他们使新月社的发展方向明朗、纯净起来。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早期的新月社结束了成立初期时混沌迷离的“俱乐部”状态，致力于新诗的研究和创作，成为社团同人主要关注的原则性课题，正是在对新诗理论观点与创作实践上的一致或接近，成了把新月社大多数成员联接起来的纽带。1925年，在美国留学三年的闻一多，回到了祖国。经徐志摩推荐，他在由刘百昭担任校长的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做了教务长，学校同人中还有戏剧家余上沅与赵太侔等。闻一多是个富于激情，既深沉又冲动的艺术家，他酷爱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对新诗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充满热情。这一个共同的“基



本点”，使他同徐志摩一拍即合，成为同道。同样迷恋于新诗创作的徐志摩，得到闻一多做诗友，亦从心底产生了吾道不孤之感。

诗人气质甚浓的闻一多，在自己一家人下榻的西京畿道34号一手营筑了一座艺术的“阿房”，这成为他与徐志摩以及“四子”等诗人们谈艺论道的地方。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对此有十分生动逼真的描绘：

我在早三两天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维纳斯一类的雕像。他的那个也够尺外高，石色黄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阳中的荒芜的草原，有几条牛尾几个羊头在草丛中转动。这是他的客室。那边一间是他做工的屋子，犄角上支着画架，壁上挂着几幅油色不曾干的画。屋子极小，但你在屋里觉不出你的身子大；带金圈的黑公主有些杀伐气，但她不至于吓瘪你的灵性；裸体的女神（她屈着一只腿挽着往下沉的衰衣）免不了几分引诱性，但她决不容许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上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相。

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不比我们单知道买花洋纸糊墙，买花席子铺地，买洋



式木器填屋子的乡蠢。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或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象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天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

一抹黑的墙壁、墙壁上勾出的金边，方形的神龛、神龛里的维纳斯塑像……这如梦如幻的情趣，虽然纯粹出自闻一多个人的匠心，但也同时活脱脱地托出了新月社那班以“性灵”自矜的诗人群体的“个性”和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艺术风格。

经常聚会于闻一多艺术“阿房”谈论诗艺的所谓“四子”，指的是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和刘梦苇四位年轻诗人。除“四子”外，于赓虞、蹇先艾、朱大枏等，也与这个小小的“文艺沙龙”保持有密切关系。在小团体里，年龄稍长两岁的“阿房”主人闻一多先生是当然的“老大哥”。

作为诗人，在“四子”中朱湘的名声似乎更高，才华也更丰沛。朱湘创作新诗起步甚早，他的第一部诗集《夏天》在当时影响甚巨。对于文学事业，他的看法颇奇特，尝自谓：“朋友、性、文章，这是我一生中的三件大事。其中文章一项又要靠了另两项，只看我诗文作得最起劲的时候，正是头次尝到性与朋友甜头的时候。”他还对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说：“哲学那位目如秋水的小姐是你的意中人，文学这个笑涡呈颊的女郎是我的爱宠。”坦直的话语足以显示出一个风流蕴藉的诗人对诗歌之神的痴迷。与闻一多等人的交往，进一步激发了他新诗创作的冲动，一首缠绵悱恻的《采莲曲》读来回肠荡气，令人心往神驰，给他赢得极大的荣誉，被人认为与闻一多的佳作《死水》有同等艺术价值。但朱湘个人境遇不太好，精神似乎也有异于常人之处。他冷峻、孤傲、偏执，与人落落寡合，如罗念生所说，“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与闻一多来往不久



◇诗人朱湘，1927年，北京。



图 2



即交恶，闻一多致梁实秋的一封信里谈及此事，很令人惊愕：“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偏要打倒饶杨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就算他是 Spenser（因为 Shakespeare 是他不屑于做的，他所服膺的是斯宾塞）社会上也不应容留他。他的诗，在他未和我宣战的时候，我就讲了，在本质上是 Sweetsentimentality，在技术上是 dull acrobatics 充其量也不过做到 Tennyson 甚至 Longfellow 一流的 Kitchenpoet，因为这类的作品只有 housewives 才能鉴赏。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论朱湘的为人，猖狂或许有之，至于“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之论，不能不说闻一多先生言重了。应该说，这种猖狂偏激的个性造就了诗人朱湘，同时也毁灭了他。后来没有几年，他即怀着满腔悲愤跃入大江，永远地诀别了这个他认为不能见容的人间社会。除《夏天》而外，他还留下了《草莽集》、《永言集》等诗集。

饶孟侃创作新诗的时间也很早，1920年，清华学校的学生梁实秋与同学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和吴锦铨六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嗣后不久，接受闻一多的建议，将“小说研究社”扩充为“清华文学社”，增添了不少新社员。这新加入的人中就有饶孟侃，另外还有时昭瀛、吴景超、朱湘、孙大雨、杨世恩等。饶孟侃是新月派中倡导“新格律”体诗甚力的诗人，在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上都有相当造诣。陈梦家的《新月诗选·序言》中把他与闻一多并列，说：“影响于近时新诗形式的，当推闻一多和饶孟侃他们的贡献最多”，赞美他能够“以不苟且的态度在技巧上严密推敲，而以单纯意象写出清淡的诗”。梁实秋也说他“才气很高”。但这位诗人最后的行止极令人费猜，据说在那社会剧烈变动之际，他“在四川入山学道，不知所终”。



“四子”中的杨世恩与刘梦苇也都英年早逝。朱湘极其推崇刘梦苇的诗才，对当时的诗坛他有如下一段品评：“郭沫若我从前称赞他有单调的想象，近来翻看 Whitman，发现了他是模仿这美国诗人，不觉敬意全消。如今我的评语是：闻一多、刘梦苇最好，汪静之、郭沫若次之，徐志摩又次之。”把刘梦苇列于新诗王国里最高档次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新奇的提法。

闻一多与“四子”等诗人的出现，对新月社来说，其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太过。甚或可以说，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早期的新月社才真正走上了探索新文艺的道路，从而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学社团。

《晨报副镌》·《诗刊》·《剧刊》

徐志摩在早期新月社活动中的功绩，首先在于他一手主持了《晨报副刊》的工作。

早期的新月社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著名社团。他们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徐志摩倒是起过创办一份《新月周刊》或《新月月刊》的念头，但是终因自己的“心不定”而又放弃。直到后来徐志摩接办《晨报副镌》，并在上面先后开辟出《诗刊》与《剧刊》两块园地，新月社才算有了自己一块小小的阵地。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成绩使得“新月派”在当时新文坛上露出头角，异彩斐然，尤其是《诗刊》，更是新诗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

被称作中国四大副刊的《晨报副镌》，是一份老字号文艺报纸。细察其前后沿革变迁及其关涉到的人事恩怨，是很有意思的。

《晨报》是我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大报，1916年8月由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创办于北京，原名《晨钟报》。1918年9月因揭露